

· 全译本 ·

Anne
of
Green
Gables

绿山墙的安妮

[加] 露西·蒙哥马利 著
(Lucy Montgomery)
赵叔向 译

绿山墙的安妮

· 全译本 ·

[加] 露西·蒙哥马利 著

赵叔向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绿山墙的安妮 / (加) 露西·蒙哥马利著; 赵叔向译.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5500-2665-0

I. ①绿… II. ①露… ②赵…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23979 号

绿山墙的安妮

[加]露西·蒙哥马利 著 赵叔向 译

出 版 人 姚雪雪
出 品 人 杨建峰
责任编辑 臧利娟 杨 振
美术编辑 松 雪 王 进
制 作 王 进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9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1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2665-0
定 价 32.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8-5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言

露西·蒙哥马利（1874—1942），加拿大女作家。蒙哥马利从小就表现出极高的文学天赋，她16岁时创作的小说被刊登在当地一家报纸的头版，广受好评。《绿山墙的安妮》创作于1904年，1908年出版，很快就成为当年的畅销书并风靡全球。

该书讲述了纯真善良、热爱生活的女主人公小安妮，自幼失去父母，11岁时被绿山墙的马修和玛丽拉兄妹领养，但她个性鲜明，富于幻想，而且自尊自强，凭借自己的刻苦勤奋，不但得到领养人的喜爱，也赢得老师和同学的关心和友谊。

作为一部成长小说，《绿山墙的安妮》从主人公安妮的成长经历中可以窥见作者超越所处时代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世界是一个多元化的共同体；人是自然的一个部分，与万物构成密不可分的生命之网，人应当平等地对待其他生物；人与人应该相互关爱、相互帮助。只有这样，人类才能摆脱面临的各种危机，获得幸福的人生，并建设成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想社会，一种“可以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自由社会”。

在写《绿山墙的安妮》时，蒙哥马利并没有使用多么特别的手法，她只是选取了贴近生活的、符合儿童年龄特征及心理特征的戏剧性事件，运用传统的儿童文学中最常见的生动的儿童语言及动作

的描写，同时加以典型的环境衬托。但是，正是这些传统写作手法的成功结合，使这部作品成了一部闻名世界的儿童文学经典，也使“安妮”成为“继艾丽丝之后最令人感动和喜爱的形象”。

2018年4月

目 录

第一章

蕾切尔·林德太太大吃一惊 / 001

第二章

马修·卡斯伯特大吃一惊 / 008

第三章

玛丽拉·卡斯伯特大吃一惊 / 021

第四章

绿山墙的早晨 / 028

第五章

安妮的身世 / 035

第六章

玛丽拉下了决心 / 041

第七章

安妮的祈祷 / 047

第八章

安妮的教育开始了 / 051

第九章

蕾切尔·林德太太惊恐万状 / 60

第十章

067 / 安妮道歉

第十一章

075 / 安妮对主日学校的印象

第十二章

080 / 郑重的誓言

第十三章

086 / 期待的乐趣

第十四章

091 / 安妮认错

第十五章

100 / 学校风波

第十六章

114 / 下午茶风波

第十七章

125 / 新的生活乐趣

第十八章

132 / 大救星安妮

第十九章	
音乐会，闯祸和认错 / 141	
第二十章	
自讨苦吃 / 153	
第二十一章	
一种新调料 / 160	
第二十二章	
为尊严受苦 / 170	
第二十三章	
准备音乐会 / 177	
第二十四章	
马修非要灯笼袖不可 / 181	
第二十五章	
成立故事俱乐部 / 191	
第二十六章	
自负与烦恼 / 198	
第二十七章	
不幸的百合姑娘 / 205	

第二十八章

212 / 女王学校预考班

第二十九章

223 / 人生的转折点

第三十章

229 / 录取名单公布了

第三十一章

237 / 饭店音乐会

第三十二章

246 / 女王学校的姑娘

第三十三章

253 / 女王学校的冬天

第三十四章

257 / 荣誉和梦想

第三十五章

263 / 死神降临

第三十六章

270 / 峰回路转

第一章 蕾切尔·林德太太大吃一惊

蕾切尔·林德太太住的地方恰好是在埃文利大道与小山交汇之处。小山谷桤木环绕，花儿遍野，一条小溪潺潺流过。小溪发源于老卡斯伯特家附近的森林，上游迂回湍急，有着不为人知的小潭瀑布，不过到了林德山谷，它已经变得平静、规矩，因为即使是一条小河，在流经蕾切尔·林德太太门前时也要端庄有礼，也许它也意识到蕾切尔夫人正坐在窗前，用她那犀利的目光注视着过往的一切，包括小溪、孩子在内。如果她看到什么古怪或者不合时宜的事，她就会追根究底弄个明白，否则就会心神不安。

埃文利和其他地方都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特别爱关心别人的事，自己的事倒没管好。蕾切尔夫人可不这样，她有本事两头不耽误。她是个很会当家的主妇，家务活总是做得干净利落，她“主持”着缝纫社，帮忙办主日学校；她还是教堂劝助会和外国使团附属机构的顶梁柱。虽然如此，蕾切尔夫人总有足够的时间一连几小时坐在厨房的窗前织“棉纱”被——她都缝了十六条了，说起这个，埃文利的主妇们就肃然起敬——同时敏锐地注视着这条穿过山谷、蜿蜒爬上陡峭的红色山岳的大路。埃文利是一个伸入圣劳伦斯湾的三角形半岛，两面环水，每个出入此地的人都必须经过这条山路，因而他们都不知不觉地落入蕾切尔夫人那洞察秋毫的视线。

六月初的一个下午，蕾切尔夫人正坐在窗前。阳光洒进窗户，温暖而明亮。屋外坡地上的果园盛开着白里透粉的花朵，仿佛新娘羞涩的脸庞。蜂群穿过花丛，嗡嗡轻唱。托马斯·林德——一个温

顺的小个子，埃文利人叫他“蕾切尔·林德的丈夫”——正在谷仓远处的山地上播种晚萝卜，马修·卡斯伯特也该在绿山墙那边的大片红色溪滩地上种萝卜了。蕾切尔夫人之所以知道这个，是因为昨天晚上她在卡莫迪的威廉·布莱尔商店里听见马修对彼得·莫里森说他打算第二天下午种晚萝卜。当然，是彼得先问了他，马修·卡斯伯特一辈子都没主动跟人说过话。

可是下午三点半马修·卡斯伯特却在这儿出现了，在这繁忙的日子里，他悠闲地驶过谷地爬上山坡，而且他还穿着最好的套装，戴着雪白的硬领，显然是要离开埃文利；他还赶着马车，套上了栗色的母马，这说明他要出远门。那么，马修·卡斯伯特要去哪儿？又要去干什么呢？

要是本地别的什么人，蕾切尔夫人也许只要很快地想一下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可是马修很少出门，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急事，他是个非常腼腆的人，很不愿意和陌生人打交道或是去什么他不得不开口的地方。马修穿戴整齐，系着雪白的硬领，驾着马车，这可不是常有的事。蕾切尔夫人琢磨了半天也猜不出头绪。她这个下午的好时光也因此被破坏了。

“下午茶后我得去绿山墙那边问问玛丽拉他要去哪儿、干什么去。”蕾切尔夫人最后决定，“这个时候他一般不进城，他又从不串门，要是他的萝卜种子用完了，他也用不着穿戴这样整齐，而且赶着马车去买。要是去请医生，他会赶得再快些。昨晚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他才会上路的。我可真糊涂了，就是这么回事。要是我弄不清马修今天到底为什么出了远门，我是一分钟也不会安宁的。”

下午茶后蕾切尔夫人就出发了，她不用走很远的路，马修·卡斯伯特住的那所高大、不规则的果木环绕的房子离林德山谷只有不到四百米的上坡路。当然，那长长的小径使路程远多了。马修的父

亲，也和马修一样腼腆和沉默寡言，在修建宅基时虽没有隐退到树林里，可也是尽可能地远离其他人。绿山墙就建在他开垦的那片地的最外沿，一直到今天。所有其他埃文利人都在大路两旁毗邻而居，而从大路上很难看到绿山墙。蕾切尔夫人从不把在这种地方生活叫作生活。

“这不过是活着，如此而已。”她一边说一边走在两旁尽是野玫瑰丛、车辙很深、杂草丛生的小路上，“难怪马修和玛丽拉都有点古怪，孤孤单单地住在这种远离人烟的地方。光是树木可能做伴儿，不过请老天作证，要是能，树倒是够多的。我倒宁愿看看人。当然啦，他们看起来很满足，不过我想他们是习惯了。人能习惯任何事，甚至包括被吊死，就像爱尔兰人说的那样。”

这样念叨着，蕾切尔夫人出了小路，走进绿山墙的后院。院子里葱绿、整齐、有条不紊。一边是高大岸然的柳树，一边是端正刻板的钻天杨。连一节草梗或一块石头也看不到，要是，有，蕾切尔夫人就会看到的。她暗自想玛丽拉·卡斯伯特打扫院子一定像打扫房间一样勤，就是把饭菜摆在地上也不用怕沾上灰。

蕾切尔夫人轻快地敲了敲厨房门，听到应答后就走了进去。绿山墙的厨房是个令人愉快的地方——或者说要不是过分干净，多少有些像一间闲置的客厅，它是会令人愉快的。房间东西两面都有窗子。六月里一片明媚的阳光透过对着后院的西窗洒进屋内，藤蔓掩映的东窗外，可以看到左边果园里雪白的樱花树摇曳生姿，小溪边的山谷中白桦亭亭玉立。玛丽拉就坐在东窗下，她坐着的时候，总是对阳光有些不信任，她觉得对于这个该认真对待的世界，阳光太摇摇摆摆、不负责任了。现在她就坐在这儿织着毛活儿，身后已经摆好了桌子准备用晚餐。

蕾切尔夫人还没等关好门，就已经在脑子里记录下了桌上所

有的东西。桌上摆了三只盘子，那就是说玛丽拉正等着什么人和马修一起回家用餐，但是菜只是家常菜，而且只有酸苹果酱和一种蛋糕，这说明来客并非贵客。可为什么马修要戴着硬领赶着母马呢？蕾切尔夫人对平静而毫不神秘的绿山墙里这个不寻常的谜感到晕头转向了。

“晚上好，蕾切尔。”玛丽拉轻快地说，“今儿晚上天儿不错，对吧？快坐下，家里人都好吧？”

玛丽拉·卡斯伯特和蕾切尔夫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一种长久的友谊，因为没有其他合适的名称，虽然——或许也正是因为她们是如此迥然不同。

玛丽拉是个又高又瘦的女人，棱角分明。夹着几缕灰白的黑发总是在脑后盘成一个硬硬的小髻，用两个钢丝卡子别住。她看上去像个经历不多、谨慎刻板的人，实际上她也有如此，不过她的嘴巴或多或少是个补救，如果嘴再长得稍稍丰满一点，那么看上去也为许有点幽默感。

“都挺好，”蕾切尔夫人答道，“不过我倒有点儿为你担心呢，因为我今天看见马修出门，我想他可能是去找医生。”

玛丽拉会意地一笑。她料到蕾切尔夫人会来，她知道这位邻居看到马修无缘无故出门一定会忍不住好奇。

“噢，不，我挺好的，只是昨天头痛得厉害。”她说，“马修去布莱特河了。我们从新斯科舍的一家孤儿院领养了个小男孩儿，他今晚坐火车来。”

要是玛丽拉说马修去布莱特河和一只澳大利亚袋鼠会面，蕾切尔夫人也不会如此惊奇。实际上她吃惊得五秒钟没说出话来。玛丽拉是绝不会跟她开玩笑的，可是蕾切尔夫人几乎不得不这样想了。

“真的吗，玛丽拉？”当她回过神来又开口问道。

“当然啦。”玛丽拉说，好像从新斯科舍的孤儿院领养个孩子并不是什么闻所未闻的新鲜事，而是像在任何一个管理良好的埃文利场上春耕一样寻常。

蕾切尔夫人觉得她仿佛当头挨了一棒，脑子里出现了一连串惊叹号。一个男孩子！玛丽拉和马修·卡斯伯特！还是从孤儿院！哎呀，世界一定是颠倒了！从此以后她再也不会对任何事感到惊奇了！再也不会了！

“你怎么竟有这种想法？”她不赞成地问道。

这事没征求过她的意见就干了，当然得反对。

“喔，这事我们已经考虑了一阵子了——实际上是整整一冬天了。”玛丽拉答道，“圣诞节前，有一天亚历山大·斯潘塞夫人上这儿来说她春天要去霍普顿的孤儿院领养个女孩儿。她表妹住在霍普顿，斯潘塞太太去看过她，对那儿的情况很了解。因此我和马修从那后就断断续续地商量来着。我们想领养个男孩，马修岁数越来越大了，你知道——他六十了——不像以前那样精力充沛了，他的心脏也老是找麻烦。你也知道要雇个帮手有多难，除了那些愚蠢的半大不小的法国男孩儿，简直什么人也找不到。如果你当真找了一个人管你的事，教会他做一些活，他就又拣高枝儿去龙虾肉罐头厂或是去美国了。起先马修想要个英国老家的男孩儿，可我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他们也许并不坏——我也不是说他们不好——可我不要伦敦街头的流浪儿。’我说，‘至少得是个土生土长的。不管我们领养谁都有一定风险，可我们要是领养个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我才觉得安心些，晚上睡觉也踏实点。’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请斯潘塞夫人在领小女孩儿的时候帮我们挑一个。上星期我们听说她要去，就让卡莫迪的理查德·斯潘塞的亲戚给她捎了个信儿，让她给我们带回一个十岁或十一岁的伶俐漂亮的小男孩儿。我们认为这

个年龄最合适——能帮忙干点家务活，又来得及教养好。我们打算给他良好的家庭和教育。今天我们收到亚历山大·斯潘塞夫人的电报——是邮差从车站带过来的——说他们坐今晚五点半的车回来，所以马修就到布莱特河接站去了。斯潘塞夫人会让他在哪儿下车，她自己得接着坐到白沙滩站。”

蕾切尔夫人总以自己的直言不讳为骄傲，她调整了一下对这个惊人的新闻的态度，开始发表感想。

“唉，玛丽拉，我就直说了。我觉得你干了极其愚蠢的事——一件冒险的事。你不知道你会领养个什么人。你领一个陌生的孩子进你的房子、你的家，而对他这个人、他的脾气、他父母的情况、他可能变成什么样都一无所知。哎呀，就在上星期我在报上看见岛西边有对夫妇从孤儿院领养了个男孩儿，那孩子夜里把房子烧了——是故意纵火，玛丽拉！几乎把那对夫妇烧焦在床上。我还知道一件事，有个收养的男孩儿总是嚼鸡蛋吃——他们没法让他改。要是你问过我对这事的意见——可你没有，玛丽拉——我就会说看在上帝分上想也不要想这种事，就是这么回事！”

这种费力不讨好的劝告似乎既没惹恼也没吓坏玛丽拉，她仍然平静地织着毛线活儿。

“我不否认你说得有点道理，蕾切尔。我自己也怀疑过，可马修特别坚决。我能看出来，所以我让步了。马修很少这样坚决地要干什么事，所以一碰上这种时候，我总觉得我应该让步。说到冒险，一个人在这世上做的每件事几乎都得冒险。要是碰上了，人们自己生养孩子也有危险——他们并不是都能长好。再说新斯科舍离咱们岛很近，这和从英国或美国领个孩子不同，他不会和我们区别很大。”

“唉，但愿最后一切如意。”蕾切尔夫人的声调明显地表示

出她疑虑重重，“不过要是他放火烧了绿山墙或是往井里投马钱子碱，可别说我没提醒过你——我听说过在新布伦斯威克有个孤儿院的孩子就是这么干的，那家人在可怕的痛苦中死去了，只不过那一回是个女孩儿。”

“嗨，我们可没要女孩儿。”玛丽拉说，她好像觉得只有女人才会往井里投毒，不必对男孩子担心，“我做梦也没想过要抚养个女孩儿。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亚历山大·斯潘塞夫人会要个女孩儿。不过，要是她心血来潮，就算收养整个孤儿院的孩子，她也不会打怵的。”

蕾切尔夫人本想等马修带着他那个收养的孤儿回家后再走，可是一想到至少要等整整两个钟头，她就决定还是上罗伯特·贝尔家去告诉他们这个消息。这一定会成为独一无二的轰动新闻，而蕾切尔夫人最爱制造轰动新闻。所以她就告辞了。这多少让玛丽拉如释重负，因为她觉得自己的疑虑和担忧在蕾切尔夫人悲观态度的影响下又在复活。

“哎呀，事情竟然会这样！”当蕾切尔夫人安然走上小路时大声说道，“真好像在做梦。唉，我真为那个可怜的孩子难过，确确实实。马修和玛丽拉对孩子一无所知，他们指望他比他自己的爷爷更明智，更稳当，可是他有没有爷爷还难说呢。不管怎么说，想到绿山墙要有个孩子了就叫人觉得不可思议。那儿从没有过孩子，房子盖好时马修和玛丽拉都是大人了——如果他们也做过小孩子，看他们那样子真叫人难以相信。幸好我不是那孩子。天哪，可是我可怜他，就是这么回事。”

蕾切尔夫人感慨万分地对着野玫瑰花丛述说着。如果此刻她看到正在布莱特河站耐心等待的那个孩子，她的怜悯会更深更切！

第二章 马修·卡斯伯特大吃一惊

马修·卡斯伯特赶着那匹栗色母马，不紧不慢，悠闲自在地走在通往布莱特河的路上。一万三千米长的路途上景色宜人，道路两旁是小巧整洁的农舍，马车时而穿过一片胶冷杉林，时而穿过野梅花笼罩的山谷。空气里弥漫着苹果园飘来的甜香，草地缓缓地斜铺向远方，地平线上飘浮着灰紫色的雾霭，这时小鸟尽情歌唱，仿佛这是一年中仅有的一个夏日。

马修喜欢这样由着自己的性子驾车赶路，不过他可不喜欢向路上的女人们点头致意。在爱德华太子岛你得向路上遇到的每一个人点头致意，无论你认不认识他。

除了玛丽拉和蕾切尔夫人，马修害怕其他所有女人。他总觉得这些神秘莫测的女人在暗地里嘲笑他，使他感到不舒服。这想法也许并不算错，因为他看上去是挺怪的：笨重的身子，铁灰色的长头发一直垂到俯屈的肩膀上，浓密柔软的棕色胡子，他从二十岁起就留着这胡子了。其实他二十岁的模样和现在六十岁差不多，只是当时没有这般白发苍苍罢了。

等他到了布莱特河站，根本就没有火车的影子。他以为到得太早了，就把马拴在布莱特河小旅店的院子里，然后朝车站走去。长长的月台上空荡荡的，只能看到一个小女孩儿在月台尽头的一堆木瓦板上坐着。马修几乎没有注意那是个女孩儿，就侧着身子匆匆地从她面前走过去，连看都没看她一眼。如果他看她一眼，就不难发现她神情十分严肃，而且充满期待。她正盼着什么人或是什么事，